

大地

刊叢著名界世本俗通

地 大

著原 人夫珠珍賽
譯編 殊 仲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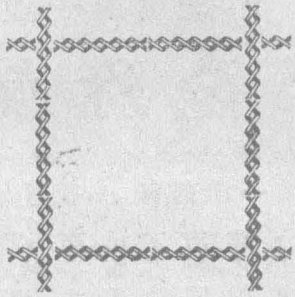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三年二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三年三月出版

【通俗本世界名著叢刊】

大地

每册實價大洋二角



全國經售處

原著者 賽珍珠夫人

編譯者 馬仲殊

發行人 高堃

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

發行所 開華書局

總經理者 中學生書局

重慶中學生書局
 北平佩文齋書莊
 開封豫文書莊
 西安西派報社
 太原晉新書社
 汕頭文明商務書局
 廈門新民書社
 天津佩文齋書莊
 濟南東方書社
 青島中華書局
 南京花牌樓書局
 武昌民智書局
 長沙民智書局
 漢口開明書店
 廣州共和書局
 杭州開明書局
 南昌文明書局
 南甯強華書局
 雲南開明書局
 上海開明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序

本書的作者賽珍珠女士，即布克夫人，美國佛琴尼亞州人。生纔四個月，就被她的父親賽兆祥牧師帶到中國來。他曾傳教於清江鎮江。她從小的遊伴，全是當地的中國孩子。她不但熟悉中國人的風俗習慣，還體會了勞苦大眾和家庭婦女的內心的痛苦。她的嫁母時常講盜匪和飢荒的故事給她聽，造成她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她抓住這個題材，做她的創作中心，她也因此得到人們的崇敬。

她在南京，和金陵大學農科教授布克結婚，布克教授搜集了很多農村材料，爲一般研究農村問題的人所器重！

大地是她以煞費苦心所搜集到的材料而串成的傑作，內容純以描寫中國農

村的封建性，農人的固執的心理，土地佔有慾的強盛，和屈服在封建勢力底下的農婦的典型，這在缺乏描述農村作品的文壇，尤其出乎異邦人的手筆，是格外值得寶貴的創作。

大地使作者成名，且於一九三一年得了普利澤的文學獎金，牠在美國流傳極廣，中國也有好幾種譯本，並且引動許多人的褒貶。本書是節譯，把原本中的繁文盡行刪去，編成這樣緊結精采的故事，較別的譯本更爲有趣，文辭老練流暢，會使讀者辨不出是翻譯。

作者其他的作品如：兒子們，東風西風等都一樣地得人崇拜，受人歡迎。作者嗜好中國小說，了解透澈，新近已把水滸譯成英文，我國的小說，將來必因作者的努力而得到廣闊的傳佈！

今天王龍結婚的日子。可是，和平常一樣。自從六年前死了母親以後，是他服侍老年的父親的。他舀好一碗開水，撮了十多顆茶葉，端到他父親房裏。老人睜開眼，立即抱怨起來說：「你怎麼這般糟蹋？茶葉好比銀子呀！」王龍連忙笑了回答說，「今天是好日子囉。」

王龍又燒水洗藻，老人看見了，責備他浪費。王龍回道，「我洗過了就將水潑到田上去，並不是白費掉的。」一面，使勁地揩擦他那瘦黑的身子。洗完了藻，梳了頭，做了粥給父親吃過，他便進城去。

他穿上藍布長衫；將六塊洋錢兩把銅板放進油黑的小荷包裏。進了城，就望見黃公館。他所要討的女人便是黃公館的丫頭。他父親曾說過，「我們是種

田人，我們家裏用不着標緻的女人。」王龍心想，如果有標緻的老婆，別人家來道喜，才會有些面子。但他傲不過父親的主張，兩只包金戒指和一副銀耳環，由他父親送到黃公館，算作聘禮。

他想，該剃了頭才是。他是個鄉下人，被剃頭匠奚落了一番，他也忍受着。剃完頭，他走上街，買些肉、牛肉和豆腐，又買了幾炷香，到了黃公館門口，他不敢進去。這時，他忽然覺得肚子餓了，走進一家小飯店，吃了兩碗麵；拿一碗茶來，又費去兩個銅板，在王龍看來，「真是敲竹槓呀！」

已過了中午，他才走向黃公館來。管門人，一個長漢，理也不理他。王龍說明來意，哀求了半天，給他一塊錢，他才將王龍引進去。王龍到大公館，這還是第一回，走過多少院子，他也記不得；最後，到了一間小客堂，管門人叫他放下籃子，他還怕籃子會被人家偷了去呢。他隨着進一個廳，高的門檻幾乎

把他絆倒了。管門人替他向太太說着。太太穿着灰色緞襖，身旁擺着鴉片煙盤，王龍跪了磕個頭，太太問他兩句話。一個丫頭給她裝好了煙，她俯下身去，烟霧迷朦，立刻將王龍忘掉了。她霎時動氣似的問着，「這個人在這裏做什麼？」於是，王龍慌張着說，「我來討丫頭的，太太。」太太驚訝的問說，「丫頭？什麼丫頭？」立在她身邊的丫頭又解說一番，太太便和緩下來，「哎哎，是的，我霎時忘記了，這件小事情，你是爲阿蘭那個丫頭來的？」於是太太吩咐說，「叫阿蘭出來。」

不一會，那丫頭出來，手攙着一個長長的胖姿體，穿的是藍布襖藍布褲，却乾乾淨淨。王龍瞟了一眼就低下頭去，心裏砰砰的跳。太太向阿蘭問，「預備好麼？」阿蘭慢慢地答道，「預備好了。」王龍初次聽得她的聲音，再好也沒有的聲音，只是她那腳沒有纏過，覺到霎時的悵惘。

太太一面吩咐搬去阿蘭的箱子，一面向王龍說，「這個丫頭從十歲時一直跟我，現在二十歲了。那年荒年，買她下來，從北邊到這裏。她的身體結實，什麼事都能做，雖不是好相貌，但你們也不需要好相貌的，她脾氣好，她還是完整身子，你帶了她去，好好兒待她吧。」隨卽，又和阿蘭說，「你要聽他的話，給他養兒子，多養幾個。將頭生兒子抱來給我看看。」阿蘭答應着；王龍惶窘地不知說什麼話。

他們出來，王龍走在後邊，更把阿蘭端詳一回。阿蘭雖不美麗，却忠厚，乾淨，態度安詳，他暗自欣喜，他從此有個女人了。

到了城門口，王龍拿出幾個銅板，買幾隻桃子，給了些阿蘭。兩人默默地已走到離家不遠的土地堂，就在土地堂裏拜了天地，他們便走向家去。老人却向着王龍喝道，「錢用完了沒有？」

王龍問女人會做菜不會，女人答應會，他不由地喜洋洋了。晚上，客人來了，有他叔父，堂弟還有村鄰三個人。王龍在竈間門口從女人手裏接了碗，擺列到堂房的桌子上，親熱的說着，「叔叔請，弟弟請，」客人喫的十分暢快，有的說肉燒的好，有的說魚好，王龍總回答說，「不中喫的，燒壞了的。」

客人散了，王龍領着女人進房，桌上點起一枝紅蠟燭，他還有些害燥，想着女人總屬於自己的，又安了心，毅然脫去衣裳。至于女人呢，她俯下身來，一聲不響，整疊着被褥。王龍向她說了，「你睡下了，將燈吹熄喇。」

阿蘭將被子拉到肩上，裝作睡了。王龍躺着，身子顫動。房裏暗黑了，他向暗中摸索，快樂幾乎爆破了他的肉體，他發出了粗重的笑聲，便將她擁抱了

早晨的事由女人代做，王龍可多睡一忽。他叫女人燒水，給老爹潤潤喉，女人問要不要放茶葉，這很教王龍難於回答，終於想着說，「茶葉麼？不，不，這要惹得老爹咳嗽更厲害！」

停了一忽，女人默默地走進來，端了碗給他，水面上有茶葉浮着，并且說着，「我沒有拿茶葉給老爹，依你的話；可是你這裏，我就……」

王龍是怎樣喜慰，心裏想着，「我的女人非常喜歡我！」

阿蘭太能幹了。家裏，田裏，什麼事皆不夠阿蘭做。空下來，阿蘭拈些草；替丈夫和老爹縫補衣服。

這一天，他倆耨地，直到天晚，阿蘭滿臉的汗，帶着泥土的污跡；王龍挺

直了背，對女人看看，女人不介意地向他說着，「我有孕了。」

王龍欣喜的把這話告訴老爹，老爹發出笑聲來，當媳婦走攏來時，他哈哈地笑着說，「快有收成了啊！」

是的，女人快要做產了。王龍總以爲必須找個產婆；阿蘭似很得意的說，「我回到公館，有個兒子抱在手裏。我要做些花衣裳，長命富貴的帽子，虎頭鞋子。」他又向丈夫要三塊錢，王龍歡喜地，毫不吝嗇地從腰裏掏出來，並且對阿蘭說，「你多拿一塊去。買一塊零頭綢子做件長褂，他總究是頭生。」

王龍從沒這樣慷慨。用一個錢就如同在心上剝去一塊，這回，他覺得這錢爲用在快出世的兒子身上，有價值的。

生產了，阿蘭不要什麼人幫忙。她還在田裏做了一整天的工，支持不住了，她說，「時候快到了。我要回到房裏去。等我叫你，你再進房去。只須給我

找一根新去皮的蘆柴，用着斷臍帶子。」

王龍在房門口等候着，好似心急，父親叫他喫飯，并且說，「此刻你不用着忙，還得再等些時候。我記得：你媽頭生時，直到天亮才落地呢。」然而王龍却聽着裏面沉重的喘息聲。直到一股惡腥的氣味襲着他，他再也耐不住，闖進房裏，那嬌細的叫聲迸了出來，他急着問道，「可是個男的？」

女人的喉音回聲一般顫顫地答道，「是個男的。」

王龍走出房來，將老爹的肩膀搖了一搖，得勝似的叫着，「是個男的哪！」王龍看看女人，望望孩子，自言自語地說，「我得染些紅雞蛋，送給村裏人，這麼着，誰都知道有了兒子了！」

阿蘭呢，養孩子第二天便照常做事情。王龍到城裏買些赤砂糖，香燭；回來時，便到土地神前謝謝保佑之靈。

一家和樂的過了寒冬，這年的年成也意外的豐收。

新年到了，阿蘭叫王龍買些豬油白糖，讓她做糰子。王龍得意到心炸開來，老爹也高興得似小孩般的說，「去叫你叔叔和弟弟來，讓他們見識見識！」

阿蘭做這米粉糰子，是預備進城送給黃公館太太的。

正月初二，王龍替兒子戴上帽子，穿起花衣裳，阿蘭也打扮起來，穿上玄色新襖，他們走向黃公館去。

管門人還是那個大漢，這回對王龍客氣多了。

阿蘭進去，他在外面等着，半天，阿蘭出來，他接過孩子，兩人又出了黃公館大門。在路上，阿蘭講起黃公館有些受難景象：太太穿的衣服不如從前考究；五位少爺都將錢像潑水一般在外國地界化費掉；三小姐春天要出嫁，鞋奩衣服樣樣都考究，這樣一定要窮下去。阿蘭又說，「太太親口告訴我，想賣田

，那塊靠城河的好田。」

這可打動王龍的心念，他興奮地叫着，「我要買！黃家的田我要買！」

王龍果然帶了洋錢來買黃家的田。他去找老爺，老爺還和三太太睡着沒起來，他就和帳房接洽，大概這些事，老爺也不屑管，帳房完全作主。談好地價，丈了田，是直三百步，橫一百二十步的一塊田，在王龍，算是了不得的興起立業的事了。在黃公館，這賣地的錢，只不過夠太太喫幾天鴉片吧了。

既然買了地，又生了一個兒子，是王龍的雙喜。至於收穫呢，又很好，王龍從稻穀換得了洋錢，藏在壁洞裏，他被人稱做財主了。

王龍一天一天好起來，他叔父却一天不如一天。

他正在田裏作禾，他的叔父來找他。他叔父說些命運不濟的話，王龍却在一邊諷刺，他叔父老羞成怒的喝道，「嚇！你來教訓長輩嗎？你這王八蛋！就

算叔叔不是，也輪不到你教訓。」王龍也不甘示弱，他叔父却又和和氣氣的，要他借十塊錢，替女兒做媒。王龍沒有法子，只好答應，他在抱悶，「這好比割下我的肉給他。只不過爲着我叔叔。」

正好這幾天他又生了個女兒，他在想着，女兒不是自己家的人，却爲着別人家生養的；加上叔父給他的憤恨，他便無心過問這新生的孩子了。

三

天空沒一些雨意，最後，池水乾結而成泥餅了，連井水也沉到很低。很有些旱荒的徵兆。

王龍總算積蓄下來些錢，他便想把黃家那連城濠的地再買過來。黃家這幾年窮得精光，老爺還討個姨太太，只好靠着賣地來霍揮。

買下了黃家的田，老天也沒賜下雨來，王龍不免心急。秋天快到了，一家磨玉蜀黍的粉子喫；阿蘭又復懷着身孕，奶乾了，小的不住的哭。王龍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度活一秋，到處都是荒。

剩下的稻種也喫完了，只有一隻牛，大兒子整日的放着。老爹便這樣說，「我們只好喫這牛了。」王龍發急的叫着，「喫了牛，怎好耕田呢？」老爹還解釋着，人總比牛值錢，兒子的性命要緊，王龍仍然不肯。兩天，三天，家中實在沒有吃了，於是，他答應了，但自己不能動手。由阿蘭執刀的。

雖則王龍家是沒有得喫，人家總以為他還富有，尤其是他叔叔更這樣想着。那天，王龍對叔父說，「我全家過活不了，還管得孝順麼！」於是，叔叔懷恨在心，他便糾集多少人闖到王龍家裏。阿蘭便站了出來說道，「如今一顆豆，一粒黍，也不多過你們；我們一家，小的三個，還要來一個，我們得找樹皮